

退休，人生第二个黄金时期

□ 李良铎

从教41年来，我得了数不清的荣誉。这些荣誉对我来说，就像盛放的花儿，固然美丽，却不能让我驻足、停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黄金时期。在这已去的岁月里，我把青春、汗水和希望播洒在三尺讲台上，默默奉献，也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和肯定。所以，我“衣带渐宽终不悔”。

2000年，我退休了。我认为，退休后的生活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一个责任和使命，应该更加充实和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晚年时光。“夕阳无限好，晚霞别样红”，我还想着要为社会发光、发热。因为退休并不代表着生命的停滞，而是另一段人生的开始。刚办完退休手续，在学校领导的挽留下，我义无反顾留校继续任教，而且任命为学校政教处顾问，和刚提拔上来的主任一道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行为规范的管理。两年后，我受邀到私立学校工作了五年。我把师范学校的管理方法在私立学校实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再后来，学校再次聘请我回校管理幼师部，一千又是三年。三年来，我亲自带队向社会推介、选送了一批又批批的合格幼师，为深圳、广东、武汉的幼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师资，作出了贡献。

2010年，我已踏进“古稀之年”，按理说，年已古稀，可谓老矣！但我不觉得。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建设者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党和人民寄予了厚望，我也觉得还有许多事没做。我认为，退休是职业生涯的结束，更是新生活的开始。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也要圆我文学之梦。

我花了四个多月时间，完成了二十多篇行善故事的创作，其中有17篇是讴歌当代英雄、模范人物的。《说善书》成书后，高级记者、《华夏晚报》总编辑、北京华夏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贤国，以《平凡的感动》为题，为《说善书》撰写了《序》。文章写道：“如果我们都能从李老师《说善书》中汲取营养，接受感动，都抱着善良的心态，从关爱身边的每个人，善待身边每件事做起，于细微处闪现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成为感恩——一个充满感恩的社会，肯定是个和谐的社会！”

我们洪湖是一块地灵人杰的地方。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名扬全中国。我作为老新堤人，而且在新堤生活了八十多年，自然熟知新堤的历史风貌与现实景况。为了让青年人更好地了解新堤昔日的辉煌，并努力开创新堤美好的未来，我历经三个多月，走访、考察和辛勤的笔耕，终于将“新堤古迹篇”和“新堤名人录”各十二篇汇成《新堤往事拾遗》一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在书中告诉大家：与岳阳楼、黄鹤楼齐名的江峰阁，清末战乱时被烧为灰烬的新堤古衙门，为建教工宿舍被拆除的文昌阁，因建洪湖龙街被拆除的城隍庙，曾风靡几百年的道教圣地东岳庙，建于清光绪年间，解放后改为福利院的辖神庙，建于宋代，解放初曾为解放军康复医院的千年古刹丛林寺，始建于元朝，曾三毁三建的老官庙，几百年前因旱地长出六朵莲花而建的陆莲寺，为纪念李自成落难而更名的难庙，为纪念陈友谅屈死的女儿而建的扶仪庵（后改名佛诒寺），以及建于北宋曾为革命者熊传藻的地下联络站，又于1998年重建的昭圣禅林……这些新堤的年轻人重未见过的十几处古迹，在我的生花妙笔下鲜活起来，而且让这些古老遗迹带着浓厚的古文化气息凝聚笔下，化着一块永恒的文化化石，让我们的后生们在品味中感受历史的变迁与文化的流逝，思考社会人生背后

的至理。

在书中，我告诉大家，我们新堤地灵人杰，无论是感人至深的苏氏一门三节妇，还是辛亥革命“戎马书生”李作栋、烈士熊传藻、工人部长陈秀山、救护贺龙的李开银、抗日英雄李克金、传奇女子钟桂珍、英雄演员张初文、汉剧名伶万盏灯、儿科专家熊永祥、特级教师段良言、洪湖岸边举旗人叶昌保，他们仁心感人，义薄云天，他们是新堤人的骄傲！

有人提醒我：只写新堤的故事还不够，你还得写我们洪湖市的故事。于是，我开始关注并搜寻故乡的名胜古迹，山水风光。我自费寻访，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创作了《洪湖放歌》。这本书由三组系列游记构成。概言之，即：洪湖龙街话今昔，黄莲老街叹古今，珂里古镇觅秀色。我且行且寻、且行且思、且行且记。每篇文章的诞生，不知查阅了多少资料，不知跋涉了多少路途，不知访问了多少知情人，不知熬了多少苦心孤诣、字斟句酌的不眠之夜！

我为什么要像“苦行僧”那样去探寻，去创作，去放歌？这是因为我对洪湖厚重的历史人文，对洪湖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对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诚挚的热爱。文章中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我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故乡情。我认为，洪湖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人文景观，将成为我市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将成为洪湖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更是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好教材。

《洪湖放歌》是游记，但并非只记游，也介绍了各地的重要人物，既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讴歌先进人物，弘扬正气，就是要告诉年轻一代，我们洪湖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的宝地，我们每个洪湖人都要“知洪

湖，爱洪湖，兴洪湖”，为故乡的更辉煌、更繁荣、更兴旺、更发达作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我写了二十多位老师极其平凡的人生经历。他们痴心一片终不悔，呕心沥血育英才；他们怀着对党、对人民、对教育事业的忠诚，踏出了人生亮丽的轨迹。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有时我写着写着，不禁热泪盈眶。我要以最诚挚的心意讴歌那些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成绩卓著的优秀教师，我把这些文章冠之以《歌歌灼芳华》编辑成书，献给这些我最崇敬的人。

2021年，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心激励着我，去重温先烈英雄事迹，传播革命红色文化。八十一岁的我，曾只身一人，自费寻访各地，挖掘、整理、创作了近三十位革命先烈的故事。我企图通过这些红色故事，让青年一代传承优良的红色基因，让“洪湖精神”从符号、理念，变成向我们走来的一个个鲜活的革命英雄形象。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对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希望我笔下的英雄、先烈的事迹，能成为激励后辈们前行的一股力量。我把这本书定名为《洪湖英烈故事选》。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八十多岁了，我在三年多时间内写了六本书。有人说我老了，但我不觉得。“心若年轻，岁月不老”。我觉得，无论是思维、记忆、表达，还是行走、社交能力并不比我古稀之年时差。有人说：“您这是大器晚成。”我只认为，我就像康熙一样，还行！

在退休后的二十多年里，尤其是近十几年，是我人生中第二个黄金时期。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依旧坚持自己曾立下的诺言：生命不息，笔耕不辍。

乡村轶事

□ 谢作明

春天，阳光明媚。许多人都去户外踏青，或寻亲，或访友，而我却把自己关在书房，不看书，也不写作，就那么傻傻的坐着，思绪万千，浮想联翩。鱼缸里的一群小鱼儿，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它们忽上忽下，忽高忽低，穿梭于水草、石头、假山与枯枝沉木之间，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自然。增氧泵激起的水花，如同那些陈年旧事，在我脑海中翻滚、奔腾……

六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小时候记忆中的洪湖老家，贫穷落后，青一色、茅草盖顶的颓房矮屋，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小河的沿岸，水清鱼游，绿树成荫，鸡鸣狗吠，鸭戏池塘，牛在坡边吃草，田间地头到处是忙碌的身影，一切显出原生态的美。

沙口镇是个无名小镇，说它无名是因为在中国地图上很难找到它的位置。镇子南边有个左张湾村，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它却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父辈们耕种捕鱼繁衍生息的地方。

沙口境内河湖港汉，星罗密布，湖岸线长达五十公里。洪排河、内荆河、汉沙河、玉流河、太马河、万港河、红电河、姚电河等贯穿其间，素有沙口水乡之称，远近闻名的土里湖更是一个令人遐思的地方。

土里湖的鱼大而肥，莲藕比其他地方要优质许多，夏天起南洋风时，成片成片的翘嘴白挤向岸边，有些甚至跳到岸上，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捡到几条肥美的翘嘴白，都是三斤以上的翘嘴

白。更有贪婪之人，拿撮鱼的网子来捞鱼，不会功夫，捡鱼的人越来越多，红旗湖鱼场管湖的人牵来狼狗，人们才一哄而散。

土里湖水下淤泥肥沃，有的地方厚度达一米左右，适合各种水生物生长，莲藕、芡实、菱角等都肥美鲜嫩。水生物丰茂的水域也适合鱼儿生长，春天里，母亲们下湖绞丝草，用鱼叉叉上来的鲤鱼青鱼，条条都在十斤左右。

暑假期间，我们小伙伴下湖抽藕带，藕带白而嫩且长，最长的两米多，实属罕见。莲蓬大而圆，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我和小伙伴张银清每次下湖去偷莲蓬，先将自行车藏好，找个无人的地方下水，三个多小时

后，满满两蛇皮袋莲蓬被拖上岸，用汉沙河里的清水洗净身子，换上干衣服，骑上自行车，凯旋而归。

荷丛浓密，几乎见不到一丝阳光，风吹不进来，空气也稀薄，有时连呼吸都有些困难，更要命的是那些吸血的蚂蝗和沙癞子，多如牛毛，防不胜防。尽管如此，蛇皮袋不塞满莲蓬绝不上岸，因为莲蓬是可以换成学费的。

摘莲蓬时能看到野鸭在附近游曳，它们将巢建在离水面一米左右的地方，利用厚密的荷杆作为支撑，巢里有刚生的蛋，还有探出脑袋的小野鸭，我们无心关注小野鸭，大而圆的莲蓬才是我们一门心思搜寻的目标。

故乡的桥

□ 周国仁

我的故乡洪湖，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河湖港汉，沟渠纵横，古称“水乡泽国”。又因洪湖在湖北省境内数第一大湖泊，素称“百湖之市”，还有“百湖千桥”之说。

在我的记忆深处，故乡村村有河、有沟、有渠、有溪，凡是有水的地方便有“桥”。

最初的桥有木桥、竹桥、砖桥、石桥。后来有了铁索桥、钢架桥、砖拱桥、混凝土桥。记忆中的桥多数因地名而起，如花鼓桥、小港桥、沙口桥、螺山桥、红山桥、五沟桥等。也有因姓氏而命，如韩英桥、徐家桥、兰家桥、刘桥、汪桥等。洪湖境内的大桥小桥，数不胜数。

从幼稚到懵懂再到老年，一路走来，留下许多关于桥的记忆。故乡众多的桥印在脑海里，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永久的，有临时的，可谓是千奇百态，风情万种。但真正让人终生难忘，为之永存记忆的还是我们南北岭村的那座简易木桥，也是一座独一无二

的木桥。时光的记忆在人生长河里留下了成长的痕迹，恍惚间想起，依旧清晰可见。故乡的桥，总是静静地守候在记忆深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有一条穿村而过的人工渠——“中长渠”，上起中革岭下止长河口，全长三十多公里，由此形成了南北两岸，全村百余户人家成斜垮型依河而居。

记得当年，我们村在村中心位置的河渠上兴建了一座木桥，横亘在南来北往的乡道上。木桥连通河渠的两岸，肩负起人行往来的重要通道。木桥分别由桥身、桥面、桥墩、桥基构成。作为便民桥，为了稳固，在桥梁两端和中部分别用“井”字架固定。由于河床有十多米宽，在河中分别安装了若干个“八”字型的木桥墩来支撑桥面。

尽管如此，但由于桥的承载负荷和日蚀风朽，变的摇摇欲坠，过桥时桥板颠簸，桥身咯吱作响。曾记得，我和母亲走过这座桥时都是从桥面上爬过去的。当年，我爷爷挑着一担稻谷前往郑道湖粮站交公粮时，不慎踏空桥板，摔倒在桥面上，不仅一担稻谷全撒了，而且腿部受伤，还缝了几针。

当年的那座简易木桥，早已不复存在。八十年代初期，在这条河渠上先后兴建了三座砖混石拱桥，将全村连贯循环通行。岁月匆匆，花开花落，故乡的桥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夏天的夜晚，桥就变得热闹起来。大人、小孩，拿把蒲扇，搬张凳子，三三两两地来到桥头纳凉。大人们张家长，李家短的拉家常，孩儿们在一边玩耍。桥头旁的草丛里有许多蚰蚴在叫，萤火虫一闪一闪的，总会引起孩儿们的好奇心。

到了引水灌溉的时候，人们蹲在岸边，托着双腿，目不转睛地看着河水奔腾、跳跃，看着河水穿桥而过，奔向一畦又一畦的田野，养育一代又一代的庄稼人。

忆起当年的桥，感慨故乡当年的绿水长流。河渠的两岸长着郁郁葱葱的树，美丽的身影倒映在水里，河水也染成碧绿色。这样的桥掩映在绿树丛中，好一副安静、悠闲、自在的模样。

当年的木桥，砖拱桥分别延续了近二十年，随着新农村建设一改再改，变成了如今的混凝土桥，不仅美观结实，而且可以通行大型货车，为农副产品输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

儿时的桥成为永恒的记忆。若没有这些桥，便是水乡人民永远的阻隔和横断。桥在故乡人们的心中，不仅仅是交通设施，而且还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源泉。因而，桥给故乡人民寄予生命和力量，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如今，随着高速公路路网化建设进程，故乡境内的洪湖燕窝长江公路大桥、洪湖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已经建成通车，使洪湖与嘉鱼、赤壁、武汉乃至全国交通网无缝对接，对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建设长江公路大桥，一直是故乡人民的梦想和期盼，这两座长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结束了洪湖没有长江大桥的历史。

桥从来都是一种历史、一种创造、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和奉献。桥不分大小，都是挺直脊梁，默默匍匐于大地，横涧卧波，奉献于社会。

岁月虽然夺走了我们很多东西，但也留下了太多美好。美好的记忆将永存心间，所有的往事，珍藏心底；所有的记忆，铭刻在脑海。更要把这些美好的，细微的、温暖的、安宁的印记在我的笔下留住。

公益广告

绿色生活 低碳出行

深化文明创建
争做文明市民

